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十七



投贈

古詩一首

律詩六首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鮑曰韋濟韋嗣立子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史有傳附嗣立後

紉袴不餓死

鄭曰紉胡官切素紗也袴苦故切脛衣也。洙曰前漢班氏叔傳曰王鳳薦班伯宜勸學召見宴昵

殿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紉袴之間

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綺之襦冰紉之袴也師古曰紉素也綺今之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東方朔傳洙儒飽欲死臣朔餓欲死朱買臣妻曰如公等終餓死於溝

中耳。趙曰丹墀步紉袴之童。修可曰梁任昉奏彈劉整云以前代外戚儒冠多誤身洙曰莊子曰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儒

仕因紉袴儒冠多誤身行曰冠章甫之冠前漢麗食其傳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冠弱其中與人言常慢罵

趙曰以孔子而月絕糧削迹之事則儒冠冠誤身可知矣。彥輔曰杜言儒冠不遇於世不如世胃綺紉飽食終身。師曰杜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死於代宗大曆五年年五十有九歷睿宗

玄宗肅宗代宗凡四朝也天寶十四年安祿山亂甫挈家避亂邠州陷文章授河西尉不行大寶十四年安祿山亂甫挈家避亂邠州陷

賊中肅宗至德二載脫身歸鳳翔府上謁肅宗肅宗授以左拾遺當是時房琯以宰相總兵與賊戰琯儒者用春秋車戰之法為賊

所敗由是得罪甫上疏論琯不宜廢肅宗怒貶甫為華州司功甫既不得志聞李白在山東將為山東之遊遂作此詩辭韋左丞明

已無罪而去觀甫嘗有意李白詩之句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蓋謂此行為尋李白故也紉袴貴遊子弟之服餓之義有二絕粒

曰餓不食祿亦曰餓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采薇而食不食周祿正此餓也當祿山之亂武夫悍卒皆以軍功取封侯其子弟從自襁

褝至于老死誰有不食祿者獨文儒之士不能潔甲出戰比日寂寥不見用以此誤身者多矣甫嘗有詩曰儒衣山鳥怪蓋軍興之際

山鳥見儒衣猶且恠駭甫於此時唯以文儒為務得不得誤身乎蓋嘆武夫得志傷吾道之不用也

丈人試靜聽

賤子請具陳

洙曰易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也應璩百一詩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玄虛鮑昭東武吟主人

且勿喧賤子歌一言。趙曰吳越春秋載伍子胥謂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此乃杜公呼為丈人者矣具陳見蜀志許靖與曹

公書有去豈可具陳而世有託名東坡事實輒云毛遂有言賤子一一具陳之以為軍語却不引出何書其全秩引類皆如此非特

澆吾杜公又澆蘇公而罔無識真大難之厄學者之不幸也。師曰沈休文別范安成去平生以不遇之意。甫昔少年日。定功曰沈休文別范安成去平生。

少年日。早充觀國賓。杜嘗策名薦書也。師曰甫天寶十三年。沈曰少一作妙賈誼洛陽年以。

獻三賦召試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傳武仲下筆不能自。文章故云云。

休孔文舉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吳質曰。擣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蘇曰仲舒答策下筆疑有神助。趙曰梁孝元帝之敗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賦料揚雄敵。蘇曰司馬

焚之中着一破字則字着力而新奇矣。賦料揚雄敵。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多也。揚子雲曰長卿之賦不似

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即子雲學長卿為賦故雅推服。趙曰雄傳曰顧嘗好辭賦每擬相詩看子建親。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

如故公於賦則言敵揚雄。詩看子建親。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又詩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揚雄

有長揚甘泉等賦子建曹植也。黃曰曹植字子建封陳思王善屬文著洛神賦責躬公燕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

八斗。趙曰鍾磔為詩品其品子建詩云植詩原出於國風氣骨高奇辭彩華茂超越今古卓爾不羣故公於詩言親子建也親字

親近之親親子建言與之近也。彥輔曰杜於詩賦蓋以二人

為李邕求識面。亦曰李邕見文苑傳廣陵江都人父善嘗注文

諫官由是召拜左拾遺玄宗東封獻賦稱百能文養士賈生信陵

之流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為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

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性豪侈不護細行尤長碑頌

中朝衣冠多持金帛往求其文。修可曰識面字如此史齊神武

自太原來朝見宋遊道曰王翰願卜隣。傳王翰并州晉陽人少

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王翰願卜隣。傳王翰并州晉陽人少

豪蕩不羈。擢有名馬家有妓樂翰發言立意自比侯王日聚英豪

從禽擊鼓恣為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嘗在座。趙曰李邕王翰唐

文苑一時之文人也。以李邕而有識面之求。以王翰而有卜隣之

願。則公之名重於時可知。彥輔曰左傳曰惟鄰是卜。師曰破

萬卷謂識破其理如中庸曰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

下莫能破大抵入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曰默而識

之甫既識破萬卷之理縱橫妙用無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

異漢揚雄嘗作甘泉等賦魏曹子建其兄常欲殺之子建七步成

詩曰煮豆燃豆箕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甫以揚

雄之賦與已相敵解以子建之詩但親近於己是甫以詩才自負

謂子建所不若也唐李邕有才名後進想慕求識其面以至道奎

聚觀傳其眉目有異唐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

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隣蓋愛其才故也

甫以文章知名當世士大夫皆想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比。自

謂頗挺出

朱曰出一作生。彦輔曰一作特。

立登要路津

朱曰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

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朱曰伊尹致君堯舜又魏杜恕舉明主於唐虞之上。修可曰

魏應據與從弟君曹書云思致於有虞

此意竟蕭條行謁非隱淪

朱曰前漢朱買臣家

貧好讀書不治產業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益疾歌妻羞之求去妻怒

曰如公等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末顏延年詠嵇中散詩曰五俗遷流議尋

山結隱淪謝眺賦亭詩隱淪既已託鮑昭詩孤賤長隱淪謝靈運既枉隱淪客。趙曰列子載林類年月百歲拾穗行歌張湛註去

占之隱者也舊却引朱買臣行歌道中負薪乃窮困悲歌耳與非隱淪之義不相接隱淪字出相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

二曰隱淪。師曰挺者特也路與津者衝要之所乃人物輻湊之地以譬則達官也官有清有要清而不要則死權要而不清則拘

於俗既清且要乃為美官甫方召試文章以清要自期必謂特出登于要路津豈期授以河西尉故此意寥寂不獲致君與澤民也

隱淪者隱逸之士也甫既不見大用辭河西尉又不能隱居林下其貧賤如朱買臣負薪行歌於路必為隱淪之徒所非議矣昔孔子

不遇見非於長沮桀溺晨騎驢三十載。朱曰任昉詩結歡三十門荷蓀之徒亦若山爾。騎驢三十載。載生死一交情陶潛閉

居三十載。彦輔曰後漢獨行傳向相或騎驢入市乞丐於人杜自言不遇蓋一出矣。定功曰後漢李尤有騎驢馳村狐兔驚走

旅食京華春

定功曰言貧困騎驢三十載矣而畢竟乃旅食長安此自傷之意耳魏文帝與吳質書旅食南館耳

○彦輔曰郭璞詩曰京華豪俠窟

朝扣富兒門

鄭曰朝陟遙切早也下去苟切擊也又苦侯切義同。趙曰鮑

昭詩結交多貴門出入富兒鄰是也

暮隨肥馬塵殘不與冷炙

朱曰顏氏家訓云禮曰君子无

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者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瑟大同以未斯風頓盡然而此樂音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

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動貴處之下座以取殘盃冷炙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蘇曰吳起嘗嘆曰丈夫

兒事未濟甘晦休山林焉能逐浮薄子苟冷炙殘盃焉

到處潛悲辛

修可曰鮑昭野鶴賦對鍾鼓之悲辛

○師曰驢賤者所乘也得志則乘高車大馬貧賤則跨驢而已昔李白以文章待詔翰林後放逸不檢遂流落不用嘗為華陰令所

辱令致對去曾遇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天子殿前尚與吾走馬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初貴故走馬後貧賤故出騎驢甫既辭河西

尉貧在京師自未獻賦之前迨今凡三十年矣獻賦時年四十三京華者言京師乃繁華之地當春月貴遊相追逐繁絃脆管无處

不有甫獨旅食于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門極刺求見暮則隨其後塵為當朝士夫所薄如此殘盃謂甕之餘者香已埋歇柔肉

曰炎冷炙謂前炙也甫既貧賤糊口京師貴遊薄主人頃見徵

之惟待我以錢孟與令之炎深使人惜地抱辛酸也

蘇輔曰漢維事宣帝徵歟歟欲求伸之屈以求伸青真却垂

翅蘇曰李斯曰丈夫兒提筆鼓吻取富貴易若舉盃何青真之翻

王逸九思玄鶴方高飛增逝兮青真注青真雲也

○洙曰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翅終能奮翼龜池踏踏無縱鱗

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沛乎若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

巨魚縱大擊海賦踏踏窮波失勢貌

真洙曰易卦注丈人莊嚴。趙曰厚言其相待之厚如後漢云每

所以尉藉之甚厚真言其懷抱之真蓋如莊子其為人也真

於百寮上尹曰史相國位諸猥誦佳句新洙曰杜詩云為人

驚人死不休。修可曰按南史謝惠連傳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

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趙曰誦佳句於同寮是時公已召試

賜官也。彥輔曰竊効貢公喜洙曰貢公貢禹也前漢王吉傳

佳句公自謂也竊効貢公喜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

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修

可曰劉孝標廣絕交論曰王陽登而貢公喜。趙曰舊所引雖是

然无喜字亦不謂之貢公此乃劉孝難甘原憲貧洙曰仲尼弟

標廣絕交論王陽之而貢公喜是也

草澤中子貢相衛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攝敝衣

冠見子貢子貢取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无財者謂之

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焉能心怏怏鄭曰

子貢慙而不擇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主人頃見徵

青真却垂

踏踏無縱鱗

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

每

於百寮上

猥誦佳句新

竊効貢公喜

難甘原憲貧

焉能心怏怏

今欲東入海

即將西去秦

尚憐終南山

回首清渭濱

西數百里

亦曰中南

亦曰中南

亦曰中南

亦曰中南

亦曰中南

亦曰中南

亦曰中南

亦曰中南

境曰南有玄霸素湓比有清渭濁涇故公凡言渭必曰清渭言涇必曰濁涇皆用此矣。彦輔曰孔子去魯遲遲其行孟子三宿而後出畫此可以常擬報一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見子美之志。

飯之恩必償。睡叱之怨必報。李固傳切感古人一飯之惠必報。况懷辭大臣。趙

以一飯之恩嘗欲如靈輒之報宣子況大。白鷗波浩蕩。洙曰波

○鄭曰蕩徒朗切。蘇曰波乃沒字也。古詩云沒白鷗之浩蕩若

作波字乃上下句不相符。信沒字耳。宋敏求云鷗不善沒改作波

殊不知鷗之滅沒於煙波間最為自然。善舊本。萬里誰能馴。鄭

馴松倫切。○洙曰顏之。年詠絃中散詩曰鸞翔有銜龍性誰能

馴。離騷曰怨靈脩之浩蕩。鮑昭詩翻浪揚白鷗。謝朓詩浩蕩別親

知潘岳河陽詩洪流何浩蕩。○夢符曰右按列子海上之人好鷗

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游汝取來

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趙曰浩蕩雖本水而不

必專言水或取流放之貌如離騷云怨靈脩之浩蕩或取曠遠之

貌如楚辭曰浩蕩而傷懷是也。世間本多作波字東坡定作沒

字言鷗滅沒於煙波間而浩蕩遠去尤有義理而宋敏求謂鷗不

解沒則波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范叔東甫云世有師曠禽經

之書其中曰鳧善一鷗善沒則沒字却是沉沒之沒即與前說又

相反矣。○彦輔曰唐末有周後人胡聖者撰擬言乃以杜此篇

與莫相疑行謂之自負嗚呼若人者曷足以語杜詩哉韓退之云

尚何自負之有如殘盃冷炙之謂歟。故老子曰不笑不足以道

又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當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

愚兒何用故誇傷此。蟬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余以退之為知言。○

師曰主上謂肅宗也。至德二載肅宗見徵徵召也。召授左拾遺。歟

即修忽歟然如屈蠖久蟄志欲求伸甫當此時謂得所施為遂上

跡論房瑄事不期貶華州司功故云青真却垂翅。踏踏無縱鱗。青

真天也。踏踏失勢之貌。青天可以飛騰今反垂翅。巨魚可以縱壑

今反踏踏蓋傷其得罪也。唯韋文與甫相厚善而知甫為人真率

故及于此。韋文愛甫蓋重其詩才每於百寮之上謂於宰相前常

稱誦其佳句故有拾遺之擢。當此時喜得韋文推引故効貢公之

喜得王陽在位也。今乃復見貶賤。又如原憲誠使人所難甘

矣。雖然如是亦安能怏怏於朝廷。祇是不免奔走託食於他鄉也。

韓信既謫為淮陰侯常怏怏不樂。意在怨君。甫則不然。跋跋奔走

之狀。山東馮海之郡。唐都長安。長安即秦地。甫欲適山。故云東入

海。秦地在西南。甫既適東必離去于西。秦故云西去。秦終南山與渭

水皆秦地。山水甫將東入海尚眷眷於終南。清渭者不忍弃君而

去也。自古忠臣身在畎畝心不忘君。一飯之恩猶擬報之。矧夫身

為拾遺已嘗食人之祿。其忍遽忘于君。詩家獨推重杜詩。蓋取其

不忘君之意也。大臣謂左丞也。左丞與甫厚善。其判別之情得無

懷思乎。雖然如是。甫之無官守言責。其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真若

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浩蕩廣大之貌王荆公嘗以波字為沒字其謬甚也鷗善浮沒何必獨言沒耶如前輩諸公因舉杜詩身輕一鳥過之句坐間皆忘過字因共補之或言下或言疾竟不似過字之為渾成也則知沒浩蕩亦不如波浩蕩之自然

### 上韋左相二十韻

尚書左丞也。鮑曰韋見素龍象父爵彭城郡公十三載拜武部尚書從帝入蜀詔兼左相

鳳曆軒轅紀洙曰昭十七年傳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正也注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史記曰黃帝名軒轅龍

飛四十春洙曰自玄宗即位至天寶十一載四十年十二載見素為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飛玄宗即位

也。沈存中曰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為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子美此二句皆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唐名輩詩多用正格子美詩用

八荒開壽域洙曰荒大也八方也歐民庶於遠在八荒之外前漢王吉疏願陛下與大臣一氣轉洪鈞洙曰若

丹青憶洙曰趙充國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言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揚雄即充國圖

老臣洙曰趙充國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言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揚雄即充國圖

應圖求駿馬洙曰梅福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而不可得亦已明矣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馬高三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

驚代得騏驎洙曰張揖注相如賦雄曰騏驎一角沙汰江河濁

范叔已歸秦洙曰史記范雎字叔更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

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洙曰韋賢兼通

豫樟深出地滄海闊無津洙曰

成復以明經仕至丞相故鄒魯

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秦昭王大說拜睢為

客卿封應侯相秦

用汝為監梅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曰鼎

字長孺授昭帝詩宣帝本

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

豫樟木良材也。滄海百谷。北斗司喉舌。朱曰李固傳陛下之有所歸其淵不可津涯。

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東方領摺紳。鄭曰摺即斗。劇則元氣運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

曰郊祀志摺紳者并道。李奇曰摺紳插笏於紳。紳大帶也。臣瓚曰縉赤白也。紳大帶也。左氏傳有縉雲氏師古曰李云摺紳是也。字本一作摺。插笏於大帶之間。與華之間耳。非插於大帶也。或作薦。持紳者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其義同。相如曰摺紳先生之徒也。

衡留異藻。鑒聽復上星辰。朱曰公時兼兵部尚書。故云聽復上星辰。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趙曰見素為吏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選平允。人多德之上。星辰以言其親帝之旁。

獨步才超古。是曰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曹植與楊修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若仲宣獨步於漢南。

餘波德照隣。朱曰一云餘陰照北鄰。余曰左傳僖公也。逸曰語德不孤。必有隣。

聰明過管輅。鄭曰輅魯故切。魏志方伎傳管輅字公明。喜仰視星辰。常云家雞野鷄。猶尚知時。况於人乎。琅琊太守單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近似司馬天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已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異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尺牘倒陳遵。朱曰前漢一以俠傳。遵字孟公。略涉傳記。瞻於文辭。惟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倒猶傾服也。

豈是池中物。朱曰吳志周喻傳。晉書劉元海傳。由來席上珍。無已。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魯曰此言宰相之能事畢矣。

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趙曰公自謂也。

長卿多病久。鄭曰長展兩切。朱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嘗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子真索居貧。鄭曰素昔各反。趙曰公以二人自比也。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病。子夏離群索居。素居蕭索也。

回首驅流俗。余曰孟子曰。生涯似眾人。篇其生也有涯。

巫咸不可問。朱曰列子有神巫自齊來。命曰季咸。知人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卒為壺丘子所困。

鄒魯莫容身。朱曰莊子盜跖篇。孔子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闖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者。皆足貴耶。

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鄭曰興許應切。趙曰蒼茫荒寂之貌。公處荒寂之間。而興有神。則感激所致。不覺如神也。

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師曰曆所以推日月星辰之數。鳳知天時。故軒轅以也。



名曆官所謂鳥官者如此之類易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龍以喻君考之鳳曆玄宗即位至天寶十一載已經四十年見素時為尚書同門下平章載調和一元之氣運轉共鈞以陶成萬物遂使八方荒遠之民咸躋于仁壽之域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謂見素之父湊遺風餘烈至今人思之故有是句應圖求駿馬謂像父而求其子果得見素之賢也沙汰江河濁言公為相得以進退百官獎清廉而去貪濁也昔韋賢父子皆以經術相繼為漢相今見素父子亦然故下文又云傳經固絕倫范叔遭困厄變名姓曰張祿來歸秦秦相之湊初仕隋後歸唐故去范叔已歸秦豫樟深出地滄海闊無津言見素本盛族根本淵源之高也見素從玄宗入蜀兼左相天寶中為兵部尚書故云北斗司候舌聽履上星辰天寶五載為吏部侍郎銓序平允故云持衡留藻鑒天寶十五載是年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肅宗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乃其時也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管輅善天文地理今見素所言如此故曰聰明至管輅東方朔為縉紳領袖或云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時公為相率百官故去領袖紳愚蒙但隱淪甫自謂病肺不堪求仕但隱居論晦而已非若公之才傑登用于廟堂能使風俗追還淳古之治驅流俗言與流俗驅馳不能擺脫俗累生涯以眾人言貧與編戶等也巫咸善知人貴賤壽夭甫雖貧賤多病猶能安於分人莫肯扣問斯人而有觀觀之心也甫自言東西南北人故有比以夫子之不容于世也時將晚傷衰老也蒼生江曠遠貌言興之超逸

### 贈韋左丞文濟

鮑曰唐韋濟嗣立子天寶中為尚書左丞

### 左轄頻虛位

洙曰晉天文志轄星傳軫兩旁主王侯左轄為王者同姓右轄為異姓詩節南山尹氏太師維周之

氏義去氏作控轄之控言尹氏作太師之官為周之控轄也。修可曰按唐史典云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又舊唐史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寔為政本是以二丞方於管轄八座比於文昌故左丞為左轄。今年得舊儒。趙曰紀韋丈也魏晉以來左丞得彈奏八座故傳咸云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後人用左轄義起於此舊注引晉天文志以為星名非。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洙曰漢韋賢及子玄成是。

### 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

洙曰天倫兄弟也。趙曰拓濟兄弟是前輩為時

### 議所 鵠原荒宿草

洙曰棠棣有鵠在原兄弟急難注春鵠難

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檀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注宿草謂陳根也。趙曰惜其一亡至。鳳沼接耳衢。洙曰晉荀勗守尚書令勗父在中於宿草已荒。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然悵恨

或有賀之者曰：『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趙曰：『齊由左丞可以接鳳池，可謂又美其為中書之貴。』師曰：『此句言累世為尚書也。』  
**有客雖安命** 若命也。趙曰：公自言也。 **衰容豈壯夫** 謂以窮達而肥瘦非壯夫也。趙曰：此足以慰榛蕪。

**家人憂几杖** 者所扶持也。家人憂其老也。故倡言几杖。禮大夫致仕則必賜之几杖。 **甲子混泥途** 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无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途。久矣。乃武之罪也。敢謝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

**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 答絃書曰：小巫見於大才。豈仕之。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 **日暮** 盡矣。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歲寒仍顧遇** 亦曰：以顧遇之。禮不改故云。歲寒。日暮。且踟躕。 **老驥思千里** 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飢** 且踟躕。漢書：日暮途遠。

**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區。趙曰：此又不能一呼事見。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蘇曰：嚴武在蜀對客多騁筆。札甫醉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武怒。甫徐曰：我乃杜審言孫。擬捋虎鬚。爾合坐大笑。彌縫之。武曰：與公等言何至上及祖考乎。深街之。甫歸草堂。遂有遣悶詩。

**白水魚竿客** 清秋鶴髮翁。朱曰：鮑背鶴髮言老也。趙曰：鶴髮老者之相。更信作賦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

**胡為來幕下** 抵合在舟中。朱曰：言舡性疎散止。可與漁樵為偶。不當為幕客也。 **黃卷真如律** 趙曰：自不是黃卷。聖賢之義。意其以黃紙所寫之法。令合如何之內。故去真如律。大臨曰：言詩書以禮法繩人。

**青袍也自公** 臨曰：言不卑小官也。 **老妻憂坐** 禮法繩人。青袍也。自公。臨曰：言不卑小官也。老妻憂坐。

**老妻憂坐** 禮法繩人。青袍也。自公。臨曰：言不卑小官也。老妻憂坐。

**老妻憂坐** 禮法繩人。青袍也。自公。臨曰：言不卑小官也。老妻憂坐。

**老妻憂坐** 禮法繩人。青袍也。自公。臨曰：言不卑小官也。老妻憂坐。

**老妻憂坐** 禮法繩人。青袍也。自公。臨曰：言不卑小官也。老妻憂坐。

痺鄭曰甲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敬倒分曹失異同趙曰言其散洪

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其事而分之不知為異為同也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謂能容之於散秩也。趙曰公得預府幕忝關通於上官矣上官指嚴武也

疇昔論詩早嚴公先以

寬容存性嚴公作鎮也

拙冰曰公嘗斥嚴公剪拂念途窮冰曰謂嚴公奏請為軍簽謀也劉孝標絕交論願矜其

煙霏想桂叢冰曰言

信然道躑躅網冰曰龜漿傳預且觸網云。蘇曰王

直作鳥窺籠冰曰秋興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

西嶺紆村北師曰自此句以下

江繞舍東才皮寒舊翠椒實兩新紅浪數船應折杯

乾甕即空冰曰定哉友人曰藩籬離生野徑斤斧任樵童

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冰曰言性雖踈

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

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大觀曰別業未敢息微

躬烏鵲愁銀漢冰曰為填河也。突曰烏鵲填河以渡牛女鴛

駘怕錦幪冰曰非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趙曰言如鳥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鮑曰鮮于仲通也紀十年書

巒戰于西洱河敗績不見其為京兆豈先為京兆耶

詩有鮮于萬州乃其子也。鄭曰鮮于相然切漢復姓也。

賢良復幾人趙曰王者之國

王國稱多士冰曰文王詩思皇

號稱多士矣而

賢良無異才應間出洙曰異才茂異也間出猶間世而生也爽氣必殊倫洙曰

也。趙曰以言鮮于京兆也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張敞

傳穎川太守黃霸始以治行第一入為京兆尹不稱罷於是膠東

相敞守京兆尹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為久任職漢制出為

二千石有治狀者入驛驢開道路蘇曰淮陰侯韓信語前通曰

落落可聽如駑駘駕車使驛驢開路非容易觀子與諸郎談論辨析是非

智切去也。趙曰驛驢言其俊也。侯伯知何算洙曰算文章離力

實致身趙曰此言侯伯之人多矣至於無奮飛超等級容

易失沉淪趙曰惟其奮飛而晉擢徑超邁於官之脫略蟠溪

釣洙曰呂望操持郢匠斤洙曰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

之盡堊而鼻不傷雲霄今已逼台衮更誰親趙曰上公應

則衮服三公一命鳳穴雛皆好洙曰此言鮮于諸子也山海經丹穴之山

此兒若非龍龍門客又新洙曰後漢李膺傳膺性簡亢無所交

駟是鳳鸞義聲紛感激洙曰劉越石詩敗績自逡巡洙曰莊

登龍門也傳凡敵大崩曰敗績注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

績逡巡言退貌。趙曰皆公自謂也言鮮于之義聲紛然感激之

多而我之敗績則途遠欲何向洙曰遠一作永主天高難重

自逡巡不進耳陳鄭曰重儲用切再也。洙曰劉越學詩猶孺子洙曰一云子

小子何莫孝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又子鄉賦

夏問曰巧笑倩兮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念喜如負洙曰鄉賦猶鄉卒

不得同晁錯洙曰公傳言公卒進對策高第泉錯傳今臣密等迺以臣錯充賦如淳曰猶吁嗟後

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錯之謙也所以言如賦調也計踈疑翰墨洙曰公有詩云儒

也時過憶松筠洙曰謂有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洙曰

且隨諸彥集

洙曰江淹別賦金閨諸彥

方觀薄才伸

鄭曰觀儿利切幸也

賢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

洙曰劉陶傳關東破膽詩節南山秉國之鈞陳平曰我多

陰謀道家所忌。趙曰林甫傳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林甫恐士對詔片已即建言士皆草莽徒以狂言亂聖聽請付尚書

試問無一中程者子美對詔意本望高微生靈活已刻萬事益

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

洙曰交契在華顯之地又當沛澤下流之辰而愁餓死者

以時所不容也。趙曰丹青地指言公卿之地也。監鐵論曰公卿者神化之丹青

有儒愁餓死早晚

報平津

洙曰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平津侯公孫洪開閣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

綠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報平津喻報鮮于也。趙曰公以獨餓死為愁所賴者在鮮于京兆如公孫洪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

給之家無所餘報平津喻報鮮于也。趙曰公以獨餓死為愁所賴者在鮮于京兆如公孫洪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

鵠嘗為京兆尹今鮮于以賢良而居張敞之任猶驛驢之開道路易失沉淪言京兆乃輦轂之下不可驕易而失身此戒之之辭

匠斤言有斷也雲霄今已逼言近天子也台衮更誰般言必見擢

為公相也龍門客。新言門下客皆賢士也敗績自逡巡言甫自得罪去而不獲依託鮮于也日暮窮途遠喻人之衰老甫以年老

更欲何所向乎天高難重陳則又以君門難伸也孺子小子也甫謙言能詩不過小子之李詩不得同晁錯吁嗟後郊訛蓋言甫

雖忝鄉薦奈何不中第也獻納謂獻三賦帝說命宰相試文章且隨諸彥集謂落筆中書堂也甫以上疏雪房瑄為當權者所疾遂

見斥逐故云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靈活已刻萬事益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洙曰按唐書均張說之後出為建安太守歲中召還再遷太常

御祿山亂受偽命特免死長流合浦

方丈三韓外

洙曰前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魏志韓在

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有三種一曰崑崙萬國西

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髡髳之屬皆西戎也。鄭曰崑公渾切崑崙昆切。鬪元曰外國圖云從大晉國王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

建標天地闕

洙曰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詣絕古今迷氣得神仙迥

恩承雨露低

洙曰按唐書均弟均均以主督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賞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均

亦供奉翰林。始嘗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均曰：此婦翁與女婿非是。天子與李士也。趙曰：上四句以譬禁掖之清切，乃神仙之地。唯

有仙風道骨者，始能遊且承恩寵也。此指言張均父子。相門清議衆。趙曰：張均父說相儒

術大名齊。曾曰：均張說之子。軒冕羅天闕。洙曰：均均俱能文

掌綸翰。琳琅識介珪。洙曰：禹貢厥貢球琳琅玕。注：琳琅皆王名琅

之任。虛之。珪，琳琅玕焉。詩：崧高錫爾介珪。以作爾寶。箋：去長寸二尺謂

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美均為介珪也。趙曰：以琳琅則識

張卿為介珪矣。伶官詩必誦。洙曰：此詩簡方序衛之賢者仕於

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夔樂典猶稽。洙曰：書曰：夔典樂

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也。健筆凌鸚鵡。洙曰：書曰：鸚鵡

張卿復用樂事，伶官出詩仕於伶官。古者採詩而伶官誦之以諫王焉。太常卿掌樂者也。健筆凌鸚鵡。洙曰：鸚鵡

後漢，欄衡字正平，有才辯，在黃祖座上。銛鋒瑩鸚鵡。洙曰：鸚鵡

為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凌過也。銛鋒瑩鸚鵡。洙曰：鸚鵡

中瑩刀。修司曰：戴嵩度。友于皆挺拔。洙曰：友于，言兄弟也。

開山詩云：劒瑩鸚鵡膏。公望各端倪。洙曰：公望，各有所歸也。趙

之貴且有勲業也。弟公望各端倪。洙曰：言兄弟負公輔之望，各有

端倪也。余曰：莊子太宗師篇反覆通籍踰青瑣。洙曰：元帝

終始不知端倪，疏云：端倪也。倪畔也。通籍踰青瑣。洙曰：元帝

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為二

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謝玄

暉詩：既通金闥籍，漢給事曰：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青瑣以

清戶邊鑲中天子制也。刻為青瑣文而青塗也。趙曰：通籍通朝

見之籍，青瑣也。中有青瑣。身衢照紫泥。洙曰：身衢，身途也。後漢

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靈虬傳夕箭

一板中約署皇帝。余曰：易大畜卦何天之衢，身靈虬傳夕箭

散霜蹄。是曰莊子馬蹄篇。能事聞重譯。鄭曰：譯，夷益切。

越裳重譯，離維。師古曰：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

譯而後乃通，相如重譯納貢。趙曰：言所能之事聞諸於重譯之

矣。嘉謨及遠黎。洙曰：揚子或問忠言嘉嘉。弼諧方一展。洙曰：

明弼諧。班序更何躋。洙曰：莊二十一年傳，朝以正。適越空顛躋

洙曰：莊子道遙，謂未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

文身無所用，顛躋危困也。鄭曰：躋，陟利也。踏也。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游梁竟慘

**悽** 宋曰鄒陽齊人知吳王不可說是時梁孝王待士於是陽與枚  
乘嚴忌等皆去之陽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

孝王怒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而得免。趙曰公初落鳧嘗適越  
矣傳所謂客吳越是也。公又嘗遊梁矣贈李白篇所謂亦有梁宋

遊是也。今公雖為右率府曹曹然欲展弼諧於張卿而班列次序  
之不可攀則復有去而之它之意將適越乎空如前日之顛躓將

遊梁乎竟如前日之慘悽此詩人之思也。**謬知終畫虎** 宋曰馬援傳初兄子嚴敷並  
曰龍伯高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

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交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  
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欲汝曹效也効伯高不得猶為

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  
子所謂畫虎不成類狗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

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嘗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之效也。**微**  
**分是醯雞** 宋曰莊子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孔子出以見顏回

知天地之大全也注醯雞者釜中之蠅蠃醯許西反萍泛無休日  
根隨流而已

謝靈運蘋萍泛沆深也。**桃陰相舊蹊** 宋曰李廣贊曰李將軍恂  
趙曰公自譬其無定也。桃陰相舊蹊 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

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  
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音奚謂徑道也。趙曰公言

其想舊蹊之桃陰乃懷 **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  
念舊日見知之人也

**難涉** 宋曰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也一面 **青雲不可梯** 安石  
璞游仙詩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趙曰至於騰躍之便則仍

垂睨如此則如涉碧海梯青雲之難也。曾曰謝靈運詩共登青  
雲梯 **顧深慙鍛鍊** 鄭曰鍛都玩切。宋曰韋彪傳鍛鍊之吏注蒼

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前書路溫舒曰鍛鍊而周  
內之。曰曰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乃鍊乃鑠萬辟

千灌注去鍛鍊刻苦成材之義此言張卿恩顧我雖深而  
自慙鍛鍊之未至耳舊注所引乃刑罰鍛鍊之義非是 **才小**

**厚提携** 宋曰提携猶挈維之也。趙曰公 **檻東京猿叫** 宋曰  
作巧淮南子置猿檻中巧捷無所

肆其能鮑明遠詩今作檻中猿 **枝驚夜鵲棲** 宋曰魏武帝樂  
鳥鵲南飛繞樹三 **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 宋曰注揚雄傳

匣何枝可依云 **獵璜王也** 呂望釣於璜溪得璜焉刻曰姬受命呂佐之報在齊。  
趙曰孝成帝時羽獵而揚雄從焉幾時陪羽獵有羨慕其得近清

光之意。鄭曰璜胡光切十道志櫟陽有釣漢浦乃呂望所釣  
璜溪也。師曰太公老年見用今甫亦有意于暮年故云云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

者下皆詩事。趙曰為天子諫官

非不謂之顯達而於作詩之義又早歲已有破的由來事

名此專美之也。下句正言其詩可以知名者破的由來事

爭先鋒孰敢先鋒孰敢

外傳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極舊注引飄飄有凌雲氣非是也

神如李白詩去詩成泣鬼神

物理故無遺恨才思浩瀚故如波瀾兼詞意壯健故有言老成也

謙則有野人寧得所趙曰自此而下皆公自稱耳天意薄浮生多

病休儒服晏曰莊子田子方篇哀冥搜信客旌云遠寄冥搜

趙曰欲冥搜幽冥之地信客旌所指耳築居仙縹緲鄭曰縹普沼切緲弭沼切

仙縹緲食王清涯趙曰下築欲在深旅食歲崢嶸鄭曰崢嶸胡

鶴賦歲崢嶸而催暮使者求顏闔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

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使諸公厭禰衡衡字正平有才辨氣

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怒之送與劉表後悔慢表表耻不

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竟為祖所殺

一期重洙曰辯士曹立生謂季布曰楚人謔曰得黃金百兩不

詩季布重然諾史歛使寸心傾洙曰謂傾嚮於鄭也徐庶指心

為勞寸心鄭曰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洙曰阮籍為

途窮能無慟十朋曰使者求顏闔謂鄭時遣人招之諸公厭禰

衡言異已者惡甫之放

寄簡上



寄韓諫議

師曰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韓注以諫為職直言陳天下事代宗不悅貶岳陽注適意遊君山奔人間事將為長往之計甫思之故有此作

今我不樂思岳陽

洙曰岳陽巴陵也屬湖南

身欲奮飛病在床

洙曰詩靜

言思之不

能奮飛 美人娟娟隔秋水

洙曰詩人以美人比君子故詩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趙曰公

時在夔而韓在岳

濯足洞庭望八荒

洙曰左太冲濯足万里流。鴻飛冥冥

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

洙曰選詩曉霜楓葉丹。趙曰鮑昭詩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

驅鴈天雨霜

玉京群帝集北斗

洙曰玉京帝居也五方各有帝惟北極為至尊。夢符曰

右按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北辰最尊者也北斗七星江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人君之象號令之主注以斗為極誤矣五星經云太上白玉京黃金闕。趙曰群帝如諸王三公之類以言天子五方之帝三十二天之帝雖稱帝而於大帝為卑故稱群帝也。或騎麒麟翳鳳凰。趙曰集山傳入麒麟鳳凰龍鶴大鳥是也。芙蓉旌旗煙霧樂。洙曰楚詞華芙蓉兮木末影動倒景搖

瀟湘

洙曰郊祀志登遐倒景注在日月之上反照故其影倒也。趙曰言瀟湘言韓在岳陽也

星宮之君

醉瓊漿

洙曰楚詞搖漿密勺實羽人稀少不在傍

羽人稀少不在傍

趙曰楚辭仰羽

人於丹立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

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

洙曰張良其先韓人也高祖立蕭相國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

不愛万金之資為韓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

耳乃李道欲輕率。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國家

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食風香

洙曰鮑明遠何時與汝曹啄腐其吞腥。趙曰神仙

傳壺公留費長房於羣虎之中長房不恐又內石室中頭上有大石茅繩懸之諸蛇嚙繩欲斷長房不移公往撫之曰可教矣又命

嗽溷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公乃歎而周南留滯古莫惜。洙謝遣之曰子不得仙也今以子為地主。周南留滯古莫惜。洙

大史公留滯周南。南極老人應壽昌

洙曰春秋元命苞曰老人星治平則

見見則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師曰令韓注隱岳陽効張

良之所為故甫云色難腥腐食風香昔太史公留滯周南之地注見賤於岳陽何其太史公是以為之痛惜南極星中有老人星見則主壽以應治平甫以注隱南方比之老人星嘆其不見也於末章則又云美人胡為隔秋水欲得此美德之人貢之玉堂以輔天子不宜隱于此也所以甚惜注之不用

###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蘇渙

侍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蘇曰王价避居遠郊僅成一束但虛訶寒温而已空煩眼力使人厭接又虛名但蒙

寒温問泛愛不救溝壑辱温之問而不足極夏也○趙曰齒落未是無

心人舌存取作窮途哭張儀盜壁共答掠之妻曰子毋讀書道州手札適復至紙

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夢符曰右按唐書曰閻

坐費燈燭趙曰煩兒孫者煩其侍立也憶子初尉永嘉去

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綠

耳行甚速趙曰言初為尉之少年而

聖朝尚飛戰關塵濟世宜引英

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

授鉞築壇聞

頽網漏

意旨於朝堂漢高築壇拜韓信聞意旨言當與此事也

俊人才引士以濟斯世也

俊人才引士以濟斯世也

俊人才引士以濟斯世也

俊人才引士以濟斯世也

俊人才引士以濟斯世也

網期彌綸洙曰勉與郭欽上書見大計洙曰于寶著論思郭

之有豐御史大夫郭欽言戎狄強橫歷世為患今西北方戎劉

殺荅詔驚馬群臣洙曰晉武嘗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之何如主

亦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則知也他日更僕語不淺洙曰

孔子對魯哀公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

也注僕太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故使之

相代明公論兵氣益振鄭曰振之人切也傾壺簫管黑白

髮洙曰黑一作理言得書而愁去白髮再黑儻劍霜雪吹青春洙曰項莊舞宴筵

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洙曰蘇秦字季子徐樛傳

曰爾雅七世孫曰雲孫故自季子至侍御取其最遠者言之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

老漁商市趙曰定王城乃潭州之地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

瓮亦隱几鄭曰隱於斬切也洙曰抱瓮見汲井歲梢無數將

軍西第成洙曰衛青傳上為青治第令視之曰匈奴未威無以

所差舊注引衛家為趙曰後漢馬融為大將軍西第頌頗為正直

早作丞相東山起洙曰謝安起於東山也

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執寒

沙水洙曰鳥雀方得時而蛟龍退藏用自喻也蘇曰漢末兵戈

讀此莫不掩卷太息又鮑宰云鸞鳳博荆艾蛟龍蟄寒水言小人

昇騰君子淹滯不見用也趙曰上句以此無功受祿下句又以

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洙曰部曲隊伍

比賢材之潛藏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

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帥曰葦壑言失

雷同但止於寒温之間故不救溝壑辱也世說毛曾與夏玄共坐

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唐書狄仁傑滄海遺珠珠玉喻道州手札

也昔阮步兵厨中貯酒數百斛甫得書有所懷思不暇飲酒泛菊

故撥弃蕪沒也長者坐少者立晝立煩兒孫夜坐費燈燭言日夜

思之而忘食息也永嘉温州紫燕綠耳良馬也道州負超逸之才

其視軍符侯印取之若其甚速豈困於永嘉一尉乎夷狄指祿山

言聖朝得人則民安寇平雖祿山跋扈不臣復何慮哉類綱漏網  
言政刑彫弊賴道州經綸以禪補之郭欽劉毅皆以喻道州昔當  
抗疏直言他日必為帝所禮遇黑白髮言得裴書髮更黑和氣襲  
人故云吹青春甫與道州會間嘗談蘇侍御故以侍御為蘇秦雲  
孫雲孫遠孫也楚定王都荊州時甫茅齋在郭門之外每抱甕灌  
畦或隱几而坐此之南郭子綦也武帝征匈奴衛青霍去病皆立  
功帝賜第宅無數軍西第成言將師平祿山思明之亂皆富貴也  
唯與裴蘇早起以為丞相故云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言小人  
貪位慕祿也蛟龍欲蟄寒沙水言君子於此時反  
退藏也須人扶言衰老要路謂仕途之顯要者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凡是不交州

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

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

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

書篋几杖之外矜矜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

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趙曰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蘇氏今有之洙曰言亦不交州府

也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趙曰文帝為魏太子七子從之游皆能詩如謝靈運江文通皆擬其作黃初文乾坤幾反覆洙曰幾一作地揚馬宜同時洙曰司馬相如揚雄

帝即位年號也亦蜀人也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洙曰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齋房歌云齋房產草九華

蓮葉趙曰此蘇渙之詩如房芝之可茹也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洙曰生一作添趙

曰變白為黑以聞其詩之故昨夜舟天接洙曰接一作倂湘娥簾外悲百靈未

敢散洙曰言百靈聞誦詩而皆來也風破寒江遲洙曰破一作波趙曰宗

頗有其風黃初魏文帝年號指子建文集也乾坤幾反覆言出代

遷變而名終不歇可與揚雄司馬相如齊名於當時也清鏡中指

江上勝食齋房芝言咀味新更過於靈芝也白間生黑絲唐與蘇

論文喜而髮為之變文有益於人如此湘娥悲百靈不散皆言聽詩而感動之也

寄裴施州

杜  
卷七

廊廟之具裴裴施州洙曰潘安仁器非廊廟姿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鍾

大鏞在東序洙曰禮樂之所在也○夢符曰右按詩鼗鼓維鏞大鍾曰鏞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鍾鏞以言至和

冰壺玉衡縣清秋洙曰氣字之清徹也○夢符曰右按文選清如玉壺冰書曰在

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

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洙曰堯建四岳以共治天下漢二千石具

分憂洙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幾度寄書白鹽巖洙曰施州在白鹽山

苦寒贈我青羔裘洙曰羔一作絲○蘇曰沈約牛元慶受其文章自解錦囊青羔裘贈之霜

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鈎洙曰龍蛇銀鈎皆字體也言所惠之書如龍蛇

紫衣使者辭復命

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况接才華

盛趙曰言我將老而免憂子孫無它之器言能文之以禮樂也冰壺玉衡言其清和也漢有二千石者惟良二千石乎甫以施州比堯之四岳漢之二千石施州在白鹽山之北甫屢得其惠書與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蓋言裘也龍蛇動篋蟠銀鈎蓋言書字勢也紫衣使者辟復命言朝廷必遣使辟召之也

鄭典設自施州歸宋曰春秋時巴國界秦昭王置黔中郡梁改為施州

吾憐滎陽秀洙曰言其以義而動也○師曰出處君子之大致不可妄動鄭公雖冒暑有適蓋以鄭子每乏是以南謁裴施州亦有義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洙曰顏淵屢空南謁裴裴施州氣

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鄭曰援于元切登頓入矢石洙曰言險阻也青山

自一川城郭洗憂感趙曰公嘗有詩曰下視城郭消人憂聽子話此邦令

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蘇曰魏人俗尚輕靡趙人俗尚淳朴楚人俗尚魚鹽不知有

主客温温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勅厨倍常羞孟盤頗

狼籍洙曰言雖幽遠而敬客之意不異於中華也史滑稽傳履舄交錯孟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髮而送客時雖

屬喪亂事貴賈匹敵洙曰賞一作當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

戚群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鉤洙曰銀鉤書也言字幹交

連勁密如銀鉤然森疎見矛戟夢符曰右按北史李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險峭時人語曰矛戟森森李義深

倒屣喜旋歸洙曰蔡邕倒屣而迎王粲畫地來所歷鄭曰

聲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關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

借鄭曰借音迹○洙曰見權宜借寇恂注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蘇曰吳

老拙久厭戎馬思得散策蘇曰吳定臨危嶠穿蘿葛幕

此身伏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洙曰顏延年改服

難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駘汗滿血不赤洙曰言非良馬也○修可

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師曰鳥道謂飛

鳥之道蓋言高險也庶脫蹉跌厄鄭曰蹉倉何切跌徒結切

寄薛三郎中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蘇曰丁固人生無賢與愚百年之後俱成糞壤又黃比利名聚

散若風中埃塵去來不足較輕重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

頭役役常苦辛洙曰役役一作沒沒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

憶昔村野人蘇曰馬融曰我輩仕塗不及村野之人雞豚社飲足以自樂我輩區區塵土豈有此况味其

樂難具陳趙曰歡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天未

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

一卧病瘡瘍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

與蘇鄭洙曰蘇鄭蘇源明鄭度是也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

不失其洙曰蘇鄭亦皆嗜酒子今委脩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

甚壯所過信席珍洙曰席珍席上之珍也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

噴洙曰每一作思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著異代手洙曰可蓋

覆當代也漢書功業蓋代○蘇曰李密蓋代手段不可容易施呈也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

洙曰青草洞庭皆湖名也○鄭曰二湖俱在巴陵東浮滄海滑君山可避暑洙曰君山在洞

庭湖况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

瞿塘空念禹功勤洙曰功又作力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趙曰

聞松門峽之好則方喫藥而吐之遠攬衣而思去○鄭曰松門峽巴中地名高秋却束帶鼓拖視

清曼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餘病不能起健者勿

逡巡趙曰健者薛據也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洙曰行化臣謂承流宣化之大臣也

### 奉贈射洪李四丈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洙曰詩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注富人之屋烏所集也○修可曰尚書

大傳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氏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堂上烏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

早洙曰鄒陽傾蓋如故○趙曰北史李延壽叙傳載南京亂初

定所向色枯槁趙曰南京成都府也肅宗至德二年以蜀郡為南京所謂亂初定指言前年辛丑之歲四

月劔南東川節度使段子璋反五月崔光遠擊斬之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

下月峽挂席窮海島洙曰謝靈運泛舟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海賦維長綃挂長席萬里

須十金晁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顏師古注古者一兩金直十千十金則知為百千妻孥未相

保蒼蒼忙風鹿去際蹭蹬騏驎老洙曰馬蹭蹬失勢貌志士懷感傷心

曾已傾倒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

師曰甫有渴疾故忽忽不樂至秋風稍蘇故云悲風方一醒西有崑崙山王母與漢武帝相會于此常有青鳥為使甫以薛十二有山姿故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趙曰晉道壹道人之言既以况之

蒙主人顧舉翮喉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江淹曰

詩蕭艤出郊際○趙曰劉勰彌勒石像清文動哀玉趙曰此言佳士之文

清如玉擊之哀蓋環佩之類舊注引下和泣玉非是見道發新硎若發新硎○唐曰薛之

善屬文復能欲學鴟夷子鴟夷子注顏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

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陳遵傳曰自用如此不如鴟夷也○趙曰李賀曰公詩刺促成幾人好學鴟夷子蓋

用杜公待勒燕山銘然山班固為之銘誰重斷蛇劍去口重

斬邪劍漢高致君君未聽器如漢朱雲所用之劍而未施有致

君之術業而君未用舊注引漢志在麒麟閣麒麟閣注無

心雲母屏下每正朔朝見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

隔其間由此為故事○師曰昔范蠡號鴟夷子乃韋囊也

賣憲立功勒銘于燕然山畫像麒麟閣無徒卓氏近新寡豪

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臨中臨中之富人卓

氏有女名文君新寡善琴相如因以琴心客來洗粉黛日暮

拾流螢晏曰車胤聚螢讀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

夫自汲澗蘇曰孫云銘石庵云稚子拾薪老夫野水日泠泠

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兩銀章減注卧病識山鬼日

九章有為農知地形五種君子不如老農誰於坐錦帳日



漢百官志郎 官給錦帳 苦厭食魚腥 蘇曰梁鴻曰鴻北人乍到江南苦厭魚鰕氣風土不相宜欲歸不能

東南兩岸坼 孫曰謂 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 一云若

風雷搜百靈 朝百靈注 空中石白虎 一云有 赤節引

娉婷自云帝里女 選我天帝之季女 巽雨鳳皇翎 弄玉

帝女也乘鳳皇仙去。師曰 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 一云若

丁丁令威也去家 一十年始一歸也 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聲香 高唐賦并神

女賦 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瑩 子雲曰至誠則石金為開

選賦琳 珉青瑩 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 清濁也 龍蛇尚格鬪

洒血暗郊垆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 德也 銷兵鑄

農器今古歲方盪文王日儉德俊又始盈庭 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言為 國當藉才也 榮華貴少壯豈食蓬江萍 江得一物大如

斗色赤以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師曰至誠則金石為開甫

言薛丈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以感人主使之輕刑銷兵務從節

儉搜求賢俊如是則天下不期治而自治薛於此可以撥

取榮華於年少之日豈但如甫客寓荆楚而食萍實也哉

貽華陽柳少府 鄭曰華

繫馬喬木間 趙曰劉琨詩 問人野寺門 師曰柳少府寓居于

云 柳侯披衣笑 蘇曰符堅見張育育披衣出喜 見我顏色温

並坐石堂下 洙曰一云 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 洙曰火

也。趙曰東坡云火雲無時 絕壁上朝暾 鄭曰暾他昆切日始

出未受月露洗蓋出於此 聞夕鷗急晚見日月暾。趙曰謝靈

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晨策尋絕壁 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

根 洙曰觸冒也 趙曰晉程曉 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

老少多暍死 鄭曰暍於歇切傷熱也 趙曰熱病謂之暍武王

南人實河北老少途中 汗踰水漿翻 趙曰世說載鍾會鍾毓

無水暍熱死數百人 見魏文帝毓面有汗帝

問曰何以汗對曰兢兢皇皇汗出如漿也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鄭曰筋舉

辭筋力之煩而往謁也師曰自此句以下謂柳生拍揮當世事負經綸之志言及國家未

寧慷慨悲憂其義氣士排帝閤天門也觀語及戎馬存

涕淚濺我裳悲氣排帝閤朱曰思玄賦叫帝閤使鬱鬱陶

抱長策朱曰書鬱陶乎予心長策良策義仗知者論吾衰

卧江漢但愧識璵璠朱曰潘正叔寸晷惟寶且無璵璠言文

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趙曰後漢揚賜傳云造作賦起余

幸班白因是託子孫趙曰起余者商也言柳少府起發余於

俱客古信州朱曰夔乃古信州也程曰春秋時魚國漢

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朱

揚博書家本秦地能為秦擊婦趙女雅善音琴瑟酒後耳熱仰天

擊雍瓦叩缶彈箏博解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莊子鼓盆

趙曰古稱無歌趙舞趙女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盆者又如

李斯所謂擊箏而叩缶者真秦聲也盆即雍瓦之變稱耳

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趙曰張

忽如鳥過目師曰柳生年少傷南秦老南音悲相半故云我驩

兼淚痕餘生殘年也過鳥言其疾甫傷故鄉經兵革後唯空村而

已此生蹉跎不獲一歸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朱曰十洲記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

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朱曰杜陵南山豆苗早

荒穢朱曰揚博傳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青門瓜地新

凍裂朱曰見往者鄉里兒童項領成朱曰節南山朝廷

故舊禮數絕自然弃擲與時異况乃踈頑臨事拙飢

卧動即尚一句洙曰劉公幹詩弊裘何啻聯百結洙曰見

百結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 贈鄭十八賁

温温士君子洙曰前漢律歷志以銅有似士君子之行言不為

也常令我懷抱盡師曰詩云温其如玉鄭賁有温潤君靈芝之冠

眾芳安得闕親近趙曰芝以比鄭蓋靈芝人所喜見者故不

爭先覩遭乱意不歸鼠身跡非隱山濤更非更隱非隱

細人尚姑息趙曰禮記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子色愈

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

忍洙曰不欲枉尺而直尋也。修可曰張衡雁問曰捷徑非至我

藏用傳士大夫指嵩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蘇曰屈平文

也準羈離交屈宋洙曰屈牢落值顏閔洙曰顏淵水陸迷

畏途洙曰畏藥餌駐脩軫逸曰言以丹古人日已遠青

史字不泯洙曰古詩不泯並圖青史盛德。夢符曰右按應劭

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也。江文通云俱步趾詠唐虞追隨飭葵

董洙曰以堯舜之道自棄數盃負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

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肯為敏洙曰

敏也如左傳魯人以為敏同。師

### 贈衛八處士

師曰按唐史拾遺甫与李太白高適衛賓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洙曰見送高今此復何夕共

此燈燭光

洙曰見今夕行注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

蒼

洙曰漢武帝秋風評少壯幾時方柰老何陶淵明歸去來寓形宇內復幾時。饒曰蒼老蒼也。

訪舊半為

鬼驚呼熱中腸

洙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

此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數年之間零落畧尺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

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修可曰孟子不得於君則熱中注心熱恐懼也。趙曰此乃莊子內熱之義蓋煎熱之謂也。焉知

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趙曰王仲宣詩高會君子堂

昔別君未婚兒女

忽成行怡然敬父執

直方曰曲禮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

問我來何方問

荅未及已兒女羅酒漿

洙曰兒女一作驅兒。何曰詩可以挹酒漿。蘇曰郭育見戴遠使羅酒

漿兒女夜兩剪春韭

蘇曰郭林宗見友人夜冒雨剪韭作炊飯今洛內人皆効之。薛曰右按南史

周顥春新炊間黃梁

洙曰陶隱居曰黃梁米本出青異穗大毛長殼米俱麗於白梁食之比它穀最益

脾。修可曰王儉問周顥曰山中何者為最勝曰春。主稱會面

早。秋未晚。趙曰見主人意殷為真也。

難

洙曰張平子賦主稱露未晞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

一舉累十觴十觴亦

不醉

洙曰一作千觴亦不醉

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茫

洙曰曹穎達詩卒觴詠露斯。蘇曰孔文季百觴亦不醉。梅曰李牧曰吳將軍飲數十觴未見有醉容

贈蘇四後

異縣昔同遊各云狀轉蓬

洙曰古詩為客若轉蓬言如蓬之隨風無所定止也。別離

已五年尚在行李中

洙曰左傳秦晉圍鄭燭之武夜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

其困乏注行李使人

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

洙曰天子之門九重乘輿天子所乘輿時京師

初復天下漸平也。趙曰以車駕嘗因吐蕃陷京師而幸陝今稍平一定復還長安為九重之安矣。

有才何棲棲

將老委所窮

趙曰公每自負矣故不以言才為嫌微生畝云丘何為是棲棲者哉

為郎未為

賤

洙曰後為宣義郎子美檢校工部員外郎非以階官也後篇云雖為尚書郎可以證矣

其柰疾病攻

子何面黧黑焉得豁心胷

趙曰指言蘇後也。列子云面目黧黑巴蜀倦剽

劫下愚成土風洙曰崔旰之亂也幽薊已削平洙曰祿山所節鎮也荒徼

尚彎弓朱曰時思明未平。趙曰安史之亂雖已削平而猶有盜賊也斯人脫身來豈非

吾道東洙曰儒林傳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丁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季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乾

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晒菜色少壯欺老翁况乃主客間古來

獨帆傷時情以肥穰為輕重也。蘇曰呂安謂魏康曰我輩稍有菜色反為肉食董所晒徒知其外而不知內也周澤謂諸齋郎曰若有少壯不可欺老翁翁謂中有書萬餘卷若輩未到此田地諸人皆漸凍死一語對

偏側同君今下荆揚趙曰言時之寬舒則寬舒同時之偏側則偏側同公詩有偏側行

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飢寒再請

甘養蒙洙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君不見簡蘇後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推折桐百年死樹

中琴瑟洙曰蔡邕取爨下桐為琴。趙曰異苑載吳平在勾章州門外忽生一株桐上有謠歌之聲平惡而斫其後桐自遷立於故根上又聞歌聲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桐材所以為琴瑟今言死樹猶可為之譬士終有用也舊注所引者非

一斛舊水藏蛟龍洙曰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趙曰以譬士當守所養也丈夫蓋棺

事始定洙曰古詩蓋棺事乃已言死而後已也。蘇曰劉毅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君

今幸未成老翁趙曰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何恨惟悴在山

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颯颯兼狂風洙曰兼一作并一作因。蘇曰

鮑休清溪賦霹靂颯颯被石狂風驚林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賦機巧彥輔曰東都洛陽也前漢地理志周人之失巧偽趨利。余曰

野人對羶腥彥輔曰潘岳秋賦序僕野人也杜亦自謂為郊野人耳周禮注犬

葛屨詩其民機巧趨利

腥羊膾雞騷九章曰**蔬食常不飽**趙曰此意似雖日見膾腥之物而其食猶未厭乎藜

藜所以對之而增媿則**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書安成

康王秀傳兩韓之孝友純深更郭之形骸枯槁或豫飯青莖美惟日不足或葭牆文席樂在其中○田曰陶隱居登真隱訣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髓飯注云以南蜀草煮汁漬米為之彭祖云大宛有青精光生清靈真人真誥云霍山有道士鄧伯元者受青精石飯

**法苦之大藥資**脩可曰丹書抱丹山人大藥證云夫大藥者須鍊砂中汞能取鉛裏金黃芽為根蒂水火鍊功

深○彥輔曰洞仙傳晉中興以來**山林跡如掃**仙詩曰魏文帝游

藥光耀有五服用藥四五日胃臆生羽翼○趙曰四句通義離為

矣真誥云霍山有道者鄧伯元受青精石飯之法內見五臟色如

嬰孺豈不謂之大藥乎而青精飯法其所用之物如以南蜀草木

葉煮取汁浸漬稻米炊之張君房云青稻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

越青龍稻草是也此亦費尋討不以謂之大藥資乎○彥輔曰北

山移文曰乍低枝而掃跡○師曰李白將為梁宋之遊甫作此詩

贈之東都洛陽也唐初都長安後都洛陽東都自安史再陷之後民

物貧窘故幾巧趨利風俗浮薄甫二年客居于此觀茲機巧之俗

其厭惡之傷昔日之不然也**膾腥謂兵後**邨居民肝腦塗地風

揚膾腥之爭野人甫自稱也蔬食不飽謂**李侯金閨深**鮑曰

服食有黃精有青精色黃者為黃精色青者為青精亦若天黃地

黃人黃也本只是一種根浮于上者為天黃沉于下者為地黃生

于中者為人黃青精食之既久能益人顏色長年却老藥有大有

小僊亦有小大也有天仙有地仙藥有丹砂黃金為藥之上者故

云大藥甫既客居東都無大藥之資將隱于山林求青精食之亦

可以駐顏色奈何山林人迹如掃謂兵火**李侯金閨深**鮑曰

之後絕無人煙故也蓋東都之不可居**李侯金閨深**鮑曰

供奉翰林故云○洙曰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群英注

金閨金馬門也謝玄暉出尚書省詩既通金閨籍○彥輔曰按李

陽冰作白集序**脫身事幽討**鮑曰本傳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

云天子賜金閨以不得遂浮游四方此為事幽討也○彥輔曰漢

項羽問張良曰沛公安在曰脫身去間至軍白就從祖陳留採訪

使彥允請北海**亦有梁宋遊**朱曰任彥升令云客游梁朝則

高天師授道錄**亦有梁宋遊**聲華籍甚顏延年北使洛塗出

梁宋郊○鮑曰白時得還與公同在洛將適梁宋也後在梁亦與

公同遊故遣懷詩云昔我遊關中得梁孝王都意與高李輩論交

入酒壚○趙曰梁謂汴州今之東京宋謂宋州今之南京**方期**

也○鄭曰梁古大梁今汴京也宋古杞國今應天府是也

**拾瑤草**江淹香爐峯詩瑤草正翕絕玉樹信葱青江淹曹植詩

徒倚拾蕙草○蘇曰東方朔與友人書曰不可使塵網

名疆利鎖怡然長嘯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光華共  
輕舉爾○尹曰江文通別賦昔瑤草之徒芳李善注曰高唐賦序  
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云封于巫山之臺精神為草寔  
曰靈芝之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其葉  
昏成其華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趙曰瑤草事雖出於山  
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服之者媚於人而瑤草字江  
淹登廬山詩瑤草正翕絕別賦云惜瑤草之徒芳蓋以仙境之物  
美言之耳今子美正承江淹而用之也○彦輔曰沈佺期詩意欲  
拾靈草○師曰漢時凡待詔者必於金馬門美生曰彦李白嘗侍  
詔翰林故云金闈彦幽討謂窮討幽趣梁宋即今之東京開封府  
是也本魏地號曰大梁其地有香爐峰神仙所居之迹瑤草乃珊  
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時李白撰脫翰林之職將以窮  
討幽趣故為梁宋之遊怡瑤草以服食蓋白之為人放曠  
不樂仕宦有意於神仙後以入水捉月或者以為尸解

### 戲簡鄭廣文 度兼呈蘇司業 源明

廣文到官舍 朱曰廣文事 見醉時歌 繫馬堂階下 朱曰繫 一作置 醉即騎

馬歸 趙曰山簡傳日暮倒載歸酩酊無 所不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羅也 頗遭官長罵才名

三十年必客寒無禮 趙曰唐史稱鄭度在官貧約澹如也乃 引杜甫嘗贈 曰才名三十年坐客

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錢 朱曰與一作乞 鄭曰乞立既

寒無禮則公 之作真詩史矣 切又作與○師曰度始為廣文館學士性嗜酒不治事數為官長 所訶怡然不以為意祿山反陷于賊受祿山偽署後鼠歸坐免官 故至貧窶惟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餉之杜 詩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蓋謂此也

### 戲贈友二首

元年建巳月 洙曰肅宗去上元三年年號止稱元年月以斗建 辰為名也○師曰肅宗止稱元年復以月建之辰

稱月蓋法上古之制也年號自漢武帝方有之甫特於此年以 元年建巳月為稱記肅宗之立上古制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郎

有佳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

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趙曰公使魏武帝 樂府云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師曰曾賜之間曰齊生馬駒其 馬未調習者板大齒也仲尼嘗譏子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謂其 好勇故也此詩雖云諧 戲亦為好勇者之戒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

墨

洙曰國語  
望之如墨

駑駘漫染泥何不避雨色

師曰觀此詩有何  
不避雨色之句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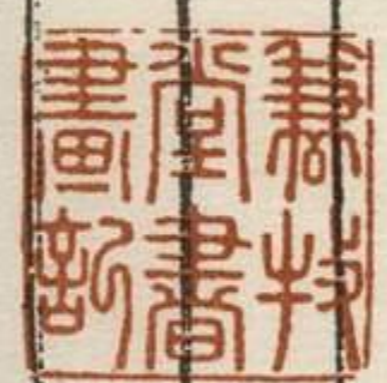
為躁進者  
之戒云

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

洙曰此詩所諷近白  
居易新豐折臂翁

趙曰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入胡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  
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  
騎墮而折臂人又弔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  
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獲相保舊注引居易新豐折臂翁  
矣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十七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二十